

# 1998年5月起,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在边境地区发生激烈交火—— 争夺巴德梅:几十万人血腥会战

## “兄弟国家”反目

上世纪80年代,以推翻亲苏的门格斯图政权为目标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埃革阵)与争取埃属厄立特里亚独立为目标的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厄人阵)达成一致,双方南北夹击当时的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1991年,“埃革阵”成功推翻政府执掌大权。“埃革阵”主席兼政府总理梅莱斯兑现诺言,以全民公决的方式确认厄立特里亚独立。1993年5月,“厄人阵”总书记伊萨亚斯当选厄立特里亚总统。

此后,埃厄的两国关系一度亲如“兄弟”。但好景不长,1997年11月28日,厄立特里亚发行新货币纳克法,埃方因此对厄立特里亚实施经济抵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1998年5月12日,埃方发现厄军突然占领水草丰美的巴德梅地区,便要求厄军撤出,但厄方坚称巴德梅在历史上就属于自己。双方互不相让的结果是,从5月31日起,埃厄两国的军队在边境上发生激烈交火,冲突逐渐上升到营级规模。

## 初战陷入僵持

由于非统和欧盟介入调停,特别是埃厄两国都没有做好开战准备,所以边境冲突在1998年冬季来临时戛然而止。然而,这只是更大冲突的前奏,埃厄双方都利用休战的时机扩军备战。1999年2月,埃厄边界谈判陷入僵局,军事上占优的埃方出动空军对厄方目标展开狂轰滥炸,埃厄战争全面爆发。

到1999年底,埃军在前线累计集结了10个步兵师,约12万人,外加860门火炮、310辆坦克,还得到驻边城默克雷的苏-27歼击机、米格-21-2000歼击机和苏-25强击机的支援。厄军虽然只有不到9万人,但由于其大本营距离前线更近,加之控制着巴德梅周边的制高点,能有效缩短战线,因此厄军一线部

队组成了较有韧性的防线,与埃军形成僵持局面。由于埃厄两国都是不发达国家,难以持久交战,所以双方都希望通过一场决战来定输赢。



厄立特里亚发布全面动员令,以举国皆兵的方式对抗埃国优势大军

## 以谈判备决战

1999年6月,埃方决定用3个步兵师向巴德梅要塞发起正面进攻,结果在厄军的坚固防线面前损兵折将。厄方发表公告称,“厄军共毙伤1.8万名埃军官兵,击落4架米格-23和1架直升机,击毁5辆坦克”。之后,埃军又出动轰炸机对厄境内的马萨瓦港进行高强度轰炸,炸毁大批刚卸下船的乌克兰军火。也许由于这次空袭让许多人意识到埃方实力相对更强,和他们做生意“更有赚头”,许多军火商逐渐

放弃与厄方交往。更糟糕的是,埃方空军还对位于厄西部的瑟卜德拉特城进行轰炸,那里的大型新兵训练营是厄军补充后备力量的源头,它的瘫痪对厄军来说可谓灭顶之灾。

1999年下半年,在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的斡旋下,埃厄两国再次坐到谈判桌前。2000年春天到来前,双方就停火协定的大部分条款达成共识,但在4月29日至5月4日的谈判中,厄方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提出新条件。埃方很快明白新的决战已迫在眉睫。

## “左勾拳”突击

2000年5月12日,战争再次打响,经过全面整顿的埃军再次向以巴德梅为中心的厄军防线发起突

击。这一回他们按照俄罗斯顾问的建议,采用了绰号“左勾拳”的迂回打法。在进攻的前夜,一支埃军部队悄悄渗透到厄军阵地深处。为便于行军,他们只携带了轻便的无后坐力炮、迫击炮和骡马驮运的23毫米高射炮。13日晨,埃军从正面、侧翼、敌后同时发起进攻,迅速将厄军第一梯队包围,并切断其与第二梯队的联络通道。在随后的两昼夜里,埃军全歼了被围厄军。

据埃方公布的战报,此战中,埃军坦克向厄立特里亚境内推进了24千米,开进了伊迪凯厄姆、瑟纳费和扎拉姆别兹等战略要地,集结在巴德梅的厄军主力大规模溃败。败退的厄军后撤至巴伦图至阿列萨一线构建防线,并不断实施反突击,希望与孤立的巴德梅要塞恢复联系,但在埃军坦克和飞机的打击下,在野外机动的厄军损失惨重。

埃军没有就此停下进攻的脚步,当穿插部队得手后,在佐伦-扎拉姆贝萨走廊正面的埃军地面部队迅速展开追击。5月17日,驻守巴德梅的厄军投降,埃军趁势进军厄西部最大政治中心巴伦图。这时,厄军的作战变得更加顽强。当天,厄军击落1架埃军的苏-25UB强击机,击伤埃军1架米-35直升机。

其实,厄军同样装备许多从乌克兰买来的苏-25,由乌克兰飞行教官驾驶。这些飞机的强大火力在5月中旬的防御作战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不过,要想彻底扭转战局,却不是这些苏-25能办到的。

“左勾拳”战役一直持续到5月17日,埃军击溃了约8个师的厄军,并重创其余的7个师,消灭了一半的厄军兵力和装备。

## 围歼厄军重兵

经过“左勾拳”战役后,埃军主力大致集结在巴伦图-阿列萨-门德非拉公路一线,他们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位于厄立特里亚中部的重

镇门德非拉。如果埃军得手,就能切断厄军前线中部重兵集团间的联系,厄立特里亚人就算满盘皆输了。

埃军决定在5月24日发起进攻。在进攻前夜,3个埃军山地步兵营翻越多座山脊(平均海拔2500-3000米),切断了部署在扎拉姆贝萨防区的厄军补给线。之后,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埃军从乌姆-哈杰尔方向的胡梅拉地区发起进攻。战斗开始后,厄军突然发现自己已无路可逃,防区内的厄军被全歼。

有意思的是,埃军在进攻期间还玩了一手战术欺骗——出动数架安-12运输机在厄军预备队阵地上空,空投了一批“空降兵”。当厄军赶到“空降兵”降落地点后,只发现了数百个装满沙土的布袋。随后,这批厄军就遭到埃军强击机和远程重炮的蹂躏,战力全失。

## 战争惨烈结局

战局每况愈下,国内怨声载道,厄政府终于提出谈判,地点选在阿尔及尔,时间是5月29日。为了给谈判对手施加压力,埃军并未停止行动。就在29日早晨,埃军出动战机的厄立特里亚的多座重要城市进行了狂轰滥炸。厄空军虽然也发起代号“埃德尔”的空袭行动,试图轰炸位于埃塞俄比亚默克雷的苏-27歼击机驻地,但冒险出击的厄军机群却误炸了默克雷城郊的民居,徒然激发了埃国民众的仇恨情绪。6月18日,在西方国家、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斡旋下,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签署停火协议。

这场战争中有12万名军人丧生,150万人沦为难民,埃厄两国的经济损失高达10亿美元。一些外交官和记者将这场战争归纳为“二次大战的装备,一次大战的战术,拿破仑时代的战地救护。” 萧萧

## 经典战例

## 史海钩沉

# 82年前,日军大将白川义则毙命上海

1932年5月26日,侵华日寇陆军大将朝朝鲜革命志士尹奉吉刺杀伤重不治毙命。一家中国报纸报道该事件时用了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

## 白川义则其人

白川义则,1876年生于日本爱媛县,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并赴德国留学。历任陆军省人事局长、关东军第11师团参谋长、华中派遣部队司令官、步兵第9旅团长。1916年8月,白川义则任陆军省人事局局长;1919年1月调任陆军大学校长;1921年3月任第11师团长;1923年10月任关东军司令官;1925年3月晋升陆军大将。1927年4月,白川义则升任陆军大臣。1928年6月,他间接策划了刺杀张作霖事件。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闸北,威胁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国军第19路军所部的顽强反抗。此战持

续了30余日,虽然第19路军最终被迫撤退,却给与日军沉重打击,伤亡惨重,迫使其三易主帅。

“1·28”事变后,白川义则就任上海派遣军司令,立即增派日军2个师团及第3舰队等部队报复国军驻沪部队、大肆屠杀上海市民,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 日寇阅兵摆谱

面对侵华日寇在上海犯下的杀戮暴行,上海一些抗日组织决定寻找机会杀掉白川义则。其中在上海有一个名叫“太洛太”的组织,专门从事刺杀日本高级军政要员的活动。它是“韩人爱国团”领袖、朝鲜独立党党员金九(化名李春山)于1930年年底秘密成立的。

3月3日,国际联盟行政院作出中日双方停战的决议。上海战事稍有平静。4月下旬,中日双方全线停火。此时,狂妄的白川义则认为应该庆祝一下日寇侵略活动的“胜

利”,遂决定于4月29日日本“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这天,在日租界的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上海民间抗日组织“斧头帮”的首领、抗日义士王亚樵,在得知侵华日军将要举行庆典活动的消息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铲除在日寇上海包括白川义则在内的日本高级军政要员,在与金九、安昌浩秘密商量后,决定派尹奉吉和李东海执行这一任务。尹奉吉和李东海当时只有二十几岁,两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具有丰富的秘密斗争经验,是“太洛太”的骨干,他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并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1932年4月29日,侵华日寇的庆祝活动如期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公园里,除了日本人、朝鲜人,没有一个中国人入园,这是白川义则为防范抗日组织的破坏行动而采取的安保措施。8时许,尹奉吉身着笔

挺西装,肩挎军用水壶,一手提着饭盒,一手摇动着太阳旗,与其他日侨一道,若无其事地进入虹口公园。9时整,庆典开始。日寇为了显示军威,举行了阅兵式。

## “杀人魔王”毙命

10时30分,开始举行所谓“祝捷会”。白川义则、日本驻上海公使重光葵、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軍中将、第9师团长植村谦吉陆军中将等人发表了歇斯底里的演讲,疯狂无耻地鼓吹“侵略者有理”、“侵略有功”论,大肆叫嚣“武运长久”、“圣寿无疆”。

11时40分,随着恶魔们的叫嚣声结束,会场上1.3万名日军官兵和数千名日侨扯着嗓子高唱起日本国歌。就在这时,尹奉吉扔掉烟头,拿起装有特制烈性手雷的水壶和饭盒抛向检阅台。只听“轰!轰!”两声巨响,检阅台坍塌,一片鬼哭狼嚎之声响彻公园上空。白川义则被

炸得遍体鳞伤;重光葵被冲击波抛上半空,一条腿被炸断;日本在沪侨民团体行政委员长何端真被当场炸死;日本在沪侨民团体书记长友野盛被炸成重伤;其他军政要员也无不受伤。顿时,现场一片混乱。

尹奉吉完成任务后,本可以乘机脱身,但他为了避免牵连其他在沪同胞,毅然挺身而出,站在一个高台上高喊:“来抓我吧,炸弹是我扔的!”日本军警闻声蜂拥而至,抓住尹奉吉。当囚车开走后,在公园外负责接应的李东海才悄悄撤离。

受伤后的白川义则被送进平凉路的日本兵站医院。这是一家日军在上海最大、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然而,再好的医院也救不了他的命。5月26日,白川义则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战争狂人终因伤势过重而毙命。“杀人魔王”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成为第一个被杀死在中国的日军军衔最高的孤魂野鬼。 王凤岭